

走进我的家，一股浓浓的奥运风扑面而来：客厅的茶几上，端正地摆放着“奥运倒计时牌”；墙上，挂着四个道劲大字：“奥运之家”……

北京申奥成功后，我们全家人就处于一种兴奋之中，而且随着奥运会的逐渐临近，家里的奥运氛围越来越浓。“始作俑者”当属老爸，他从今年元旦起，花钱请人定做了“奥运倒计时牌”，端正地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客人、家人进屋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奥运倒计时牌”：“今天距北京奥运会还有XX天！”每每看到“奥运倒计时牌”，无论是家人还是客人，胸间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老妈也不闲着，她从体育用品商店买回了几套“福娃宝贝”，贴在各个卧室和所有门上，活泼可爱的“福娃宝贝”们天天在家里跳着、闹着，看得家人心里痒痒的，真想马上参加奥运会。老爸还通过查书看报、上网查询等途径收集各种奥运知识，在家里推出了“家庭奥运知识有奖问答”活动，他每月拿出一半的退休金作为奖品支出。还别说，老爸的这项活动真受欢迎，一下子就把家人的“参与”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迎奥运、知奥运、学奥运在家里蔚然成风，连9岁的女儿玲玲说梦话都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万家灯火

家里刮起“奥运风”

钱国宏



妻子也不示弱，她发挥自己是音乐教师的特长，谱了一首《奥运连着你我他》的“家庭奥运之歌”，在整个小区里传唱。她还和小区管委会一起，在小区的广场上建起了“奥运宣传文化墙”，她每周负责出一期图文并茂的“奥运专版”，博得了小区居民的一致好评。我则通过“社会关系”，为家庭每名成员购买了一枚“奥运纪念章”，让他们戴在胸前，印在报上。电视报一到，我总是先抢过去，将下周有关奥运的节目一一用红笔标出来，届时督促家人准时收看。

年轻的保姆虽说只有初中文化，却也匠心独运，热情不减，前几天，她和老妈共同制作了一幅《2008奥运，北京欢迎您》的玉米皮贴画！这幅凝聚着奥运情结的工艺品刚一挂上墙，便引来了小区居民的“嫉妒”，好几家张口向我家索要呢！保姆只好和老妈加班加点为居民们“赶制”……

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全家人的心也越来越激动，因为在家人的眼里，奥运会已不再是单纯层面上的国际性运动会，而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情结、民族魂的激活、凝聚和回归！

图/涛涛

心灵驿站

爱情文集

李蕾红

我很喜欢爬格子，曾一度还梦想当作家。多年以后，虽然对文字的爱并未减少，作家梦却已被现实里的琐碎冲淡了。博客盛行后，我也开辟了自留地，一有空闲就坐在上面辛勤耕耘。

老公却对我的自留地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小女人的心情，上不了台面。我对他的说法嗤之以鼻，写写小女人的心情，有何不可？比如物价上涨，柴米油盐更见紧张；孩子近段不听话，得揪出她那小脑袋里开小差的因子；父母的身体还不错，建议他们下个月去桂林旅游……我和我的博文，时常互相“踩空间”，分享各自的小秘密，日子因为博客而更有滋味。

渐渐地，随着博客日志越写越多，我有点担心数据丢失了，就又注册了另一个博客。于是写好的日记又复制到另一个，作为备份。老公见我如此小心，就跟我说玩笑话：“你的日记，还担心人家偷啊？”我一本正经地说：“虽然不被别人偷，但一字一句都是我的心路历程呀，决不能让它丢了。”

转眼就到了我的生日，如往年一样，同家人一起吃了大餐。晚上老公说送礼物给我，并让我猜。我撒嘴，不以为然地说：“没有新意。香水？”他直摇头。我的兴致也提上来了，衣服？不是。丝巾？不是。最后两眼放光，满怀希望：“不会是一整套化妆品吧？”然而老公还是摇头。

正在我费力猜想时，老公捧出了一个精致的小匣子。我打开，原来是一本书。封面是我最喜欢的蝴蝶兰，与我博客上的那张图片一模一样。再看书名，《妻子的日记》，著作人还模模糊糊地印上了我的名字。天哪，我什么时候居然出书了？迫不及待地打开，老公居然还作了《序》，上面写着：其实你的心情日记我一直都关注着，感谢它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而我也感谢它让我能更加了解你。

我将书捧到面前亲了又亲，这本书呀，原来是老公将我的日记都汇编起来了。它真真切切地属于我，也印证着老公对我的爱。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为了写好一部小说，获取最深刻的感受，我开始体验真实的生活，在街头蹬起了三轮车。

三轮车是大刘的，他下岗了，三轮车是家里唯一的挣钱工具。大刘生病住院，妻子去护理他，三轮车便束之高阁。我去医院看大刘，手里拎了大袋小袋的东西，还送去了1000元钱。我对大刘说，借用你的车，挣了钱全归你。

“十一”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我蹬着三轮车上路了。出门碰见孙大妈，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孙大妈“哦”了一声，歪着头，斜着眼，直愣愣地盯着我，已经走出了三五十米，目光还没收回来。

拉了两个外地人，我一边前行，一边找出毛巾擦汗。外地人下了车，我把劳动所得放进衣兜，面值虽小，却感到沉甸甸的。

穿过大街小巷，搜寻着下一位客人，忽听背后有人喊坐车，去县政府大院。”那人甩出一句话，径直上了车。猛

然间，发现是县政府办公室郝秘书，他不由自主地惊叫道：“怎么是你？”我可是老熟人、老朋友，都是机关单位的，私交也不错。我揶揄道：“吃不上饭啦，一眨眼，却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恰巧遇到郝秘书在街上闲溜达，我一边主动和他打招呼，一边想

世相百态

体验

董国宾

事地叹了口气。郝秘书下了车，硬是塞与我5元钱，然后一溜烟地跑了。这时我才想到，有份材料有必要交换一下意见，一眨眼，却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恰巧遇到郝秘书在街上闲溜达，我一边主动和他打招呼，一边想

把那份材料的事情告诉他。岂料，郝秘书倒背着手，嘴里挤出两句吝啬的“哼哼”声，脸上像一块僵硬的冻铁板，径直朝相反的方向悠然地远去了。陡然间，一丝苍凉掠过面颊，我使劲蹬了一下车。

第三天，顺路想去找阿宝问点事

来。怪了，上午还在街上看见他呢，我喊了两声，他好像没听见，怎么昨天就出发了呢？阿宝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两年做生意发了财，腰包也鼓起来，几天前打电话还说要请我喝酒呢。蹬三轮车的第二天，就和他走在街上走了个照面，我急于送客人，相互只是招了一下手，他最先知道我去干了这一行。我想也无妨，我要购买一套商品房，款项已备齐，阿宝老婆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阿宝不在家，反正真正要找的是阿宝老婆，正要开口询问商品房的事，阿宝老婆就把头抢过去，“哎呀，你今天来的真不巧，刚才经理电话催我去单位开会呢，有事以后再谈吧。”

这下，我的心彻底凉了。呆呆地站在巷口，看着往来穿梭穿着绿的行人，又看着身边的三轮车，一种从未有过的切身的体验，一股脑儿地从骨子里冒了出来……

真情快递

星期天，当我从自然醒中伸展腰身时，家里静悄悄的。

走到客厅打开一桶“正林瓜子”，看到里面配送有“剥壳器”，其说明书声称“瓜子不用牙”。反复试了，果真，轻轻一夹，瓜子壳就裂开了缝。脑海突然定格在半月前的星期天，在医院干部病房等电梯那一幕：发现身后护士站无人，我就很放心地将头倚靠在爱人肩膀。侧面望去，病中的母亲手扶着走廊的栏杆，苍白的脸正微笑着望着我们。我急呼，妈，快回房间，怎么不让陪护扶你？而妈妈身后3米处，做心电图支架手术不到两天的父亲，也在病房门口倚着门框，朝这边望着……泪水盈盈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双亲年纪大了！和妈妈去游泳拉妈妈去美容，带爸爸打保龄去黄河滩骑马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心中曾一再宽慰自己，离退休后的父母在环境幽静的小区生活中，肯定会长寿百岁颐养天年。我心中曾N次地祈祷，让父母慢点再慢点变老，好等我，等我退休，等我有好多充裕的时间，我会每天每天陪伴父母，就像小时候每晚每晚听父母轮流给我讲故事读小说一样，和他们说好多好多的家常话；我会施展全部的厨艺用心地为他们做好多好吃的饭菜。

我常常以为，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

我和我的双亲

刘妍



训，放弃移民国外的念头，节假日，和先生孩子到超市疯狂购物，一股脑运到父母跟前；为妈妈把洗面和先生孩子到超市疯狂购物，一股脑运到父母跟前；为妈妈把洗面

生活空间

状元效应

宋绍武



配了三次镜。大家看看今天报纸上的照片，四个省市状元就有三个戴眼镜。所以，好马得配好鞍。孩子的视力差了不可怕，关键要及时配镜。小李就是榜样。

一路下来，水果店挂出了“状元苹果”，老板叫人写了一句颇有寓意的广告语：

只有拼搏才有美好的结果。更绝的是，一家卤味店也推出特价的“状元肉丸”，说小李那几天就是吃这上的考场。它预示吉星高照，成绩圆满。

没想到，不经意间诞生的状元，拉动了周边的消费需求。看来，“状元效应”的辐射力着实不小哇！

来。怪了，上午还在街上看见他呢，我喊了两声，他好像没听见，怎么昨天就出发了呢？阿宝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两年做生意发了财，腰包也鼓起来，几天前打电话还说要请我喝酒呢。蹬三轮车的第二天，就和他走在街上走了个照面，我急于送客人，相互只是招了一下手，他最先知道我去干了这一行。我想也无妨，我要购买一套商品房，款项已备齐，阿宝老婆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阿宝不在家，反正真正要找的是阿宝老婆，正要开口询问商品房的事，阿宝老婆就把头抢过去，“哎呀，你今天来的真不巧，刚才经理电话催我去单位开会呢，有事以后再谈吧。”

这下，我的心彻底凉了。呆呆地站在巷口，看着往来穿梭穿着绿的行人，又看着身边的三轮车，一种从未有过的切身的体验，一股脑儿地从骨子里冒了出来……

爸爸名贵的普洱茶极目咖啡限量生产的保健品；教会保姆制奶茶制豆浆的保健配方，就算尽孝心了。没想到即便是有保姆，妈妈也会因消化道出血晕倒在自家的花园，而爸爸在坚持到院陪床妈妈时，会冠心病复发，双双住到一间病房……

那天，和先生坐在父母的病榻前，他们说着往年的趣事，一再嘱咐我们保重身体，看护好孩子，工作别太拼命。护士在换输液吊瓶的间隙说：阿姨，你这两捧百合好香好漂亮啊，半走廊都是香的。母亲赶紧说，这是我姑娘送来的，她知道我喜欢白色香水百合。接着，母亲又突然很孩子气地说了一句很时新的话：香水百合，我的最爱！引起我们哄堂大笑。此刻，我才意识到，保姆陪护再好再周到，也抵不上母子欢聚的天伦亲情，孩子们所拥有的满足虚荣心的博士教授、汽车别墅、社会地位等等，最多也只能使父母感到生养我们一场不失望而已，而真正让父母身心愉悦的，还是要常回家看看。

这样的思绪中，一桶瓜子已全部裂开了壳，我将它们装回桶中，用透明胶布密封严实了，下个星期天，我将和先生孩子一起，把它放到父母家的茶几上。

今后的日子里，我不会再仅仅每周日和妈妈煲一次电话粥，我不会再嫌妈妈电话中每件事情说三四遍，我会争取更多的时间说：妈，开门！

梁冰的车从李春天身边开过去，“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道债问题！呵呵。”临走，他还不忘奚落她一顿。

“老二，你得谈恋爱了，要不然你早晚得抑郁。”老大说。李老二把孔毅给打电话的事儿告诉了李易扬，老大说：“不容易啊老二，你终于有了向婚事进军的机会，要把握，把握住了！”

13

那一天，去跟孔毅见面之前，李春天对着镜子练习了很久一段时间的微笑，不光是嘴角要向上提，眼睛里也要有内容，直到她认为满意才出了门。

孔毅到附近的咖啡馆请李春天喝咖啡，完成了那份报纸的交接工作，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闲聊。话题是李春天挑起来的，她问孔毅，你这么好的外在条件怎么也跟我一样儿沦落到要靠相亲找对象的地步。孔毅一听就笑了，说：“沦落？你怎么这么说？好像你多惨不忍睹。”李春天也笑，“差不多吧。”她说，“粗线条、工作忙、脾气急，不懂风情也不会温柔。”李春天说的都是实话，但她仍期待着孔毅能提出相反的看法。

果然，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挺热情的，开朗而且特别善良。”

李春天抓住机会向他表达：“我也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很有责任心，也有亲和力。”

孔毅还是笑：“我的问题就是长得帅，从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就觉得不踏实，一连谈了几个都散了，好像现在你们女的谈男朋友都不愿意找长得好看的。”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李春天一眼。

正说着，孔毅的电话响起来，他摆摆手说：“对不起，我先接电话。”电话那头儿传来的声音尽管模糊不清，但李春天一下就知道是第一她在超市里见过的那个送星巴克棒棒糖的女孩。李春天还记得她的眼睛，脉脉含情。

放下电话，孔毅说：“附近学校的女孩子，你见过，找我借书的那个，电话里说今天过生日，非让我过去一趟，不然下午就不上课了。”

李春天努力地笑了笑：“不上课可不行，那你快去。”

分手后李春天去逛书店，反正上班的时间还早。

李春天挑了两本哲学书去歌台

排队，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一回头，是钟小飞的那个房东黎大姐。

“哟，真是你呀！我还怕认错人了。”黎大姐笑笑。

黎大姐掏着一个购书篮，里面装满了各种闲书，漫画和小说。

“怎么样，您最近还好吧？”李春天问她。

“嗨，别提了！”黎大姐眉头一下皱了起来，“我把那房子卖了，我那房多好啊，那格局，那朝向，我本来是想留给儿子将来结婚用的，这下可好，谁还住啊，我一咬牙，卖了吧，宁可价钱低点儿……对了，你跟那个人还有联系嘛？”

“哪个？”

“就是跟警察一块儿来的那个，钟小飞的那个……你认识。”

“你说梁冰？”

“是啊，就是那个梁先生……”黎大姐摇了摇头，“不是要卖房子嘛，我彻底地打扫了一遍，从暖气下边儿掏出一条手链来，”黎大姐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到地上，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黑色的丝绒袋子，“这个袋子是我自己的，我怕丢了，就给装在里头了。”说着话，一条嵌了钻石的手链从袋子里滑到黎大姐的手心儿上，晶莹剔透，在午后夕阳映照之下熠熠生辉，李春天一时呆住。

“这……真是钻石的？”

“嗯，真的。”黎大姐点点头。

“这……得多少钱呀！”

“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我老公送给我一条，跟这个款式差不多，钻石小一点儿，四万多呢。”

李春天没有首饰，她亦不懂得钻石和铂金的价值，但却对眼前的中年妇人肃然起敬。

黎大姐把袋子重新装回丝绒袋子，递到李春天手里：“我本来想昨天给你打电话的，一忙就给忘了，正好今天遇到你，请你转交给那个梁先生，我连他电话也没留。”

李春天怔了片刻，坚定地面对前人说：“放心，我一定替你交给她。”她帮着房东黎大姐提着书走了一段，黎大姐您知道吗，其实那天那个男的不是跟钟小飞好的……”李春天把地向刘青那听来的故事复述了一遍，黎大姐听得入了神，好半天才从李春天的叙述中抽身出来，喃喃自语似的说道：“我就说嘛，那个梁冰，怎么着都不像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梅辰：我记得以前王(刚)老师说“你甭管它谁说的是真是假？你把它拿到拍卖行去，你看人家收不收？那最能说明问题。”这人干吗不拿到拍卖行里去“验”一下？

马未都：那也不一定。他到那儿就“死”了，人家谁都不会相信他有(真货)！

梅辰：东西在那儿摆着呢！

马未都：没用。到了尖端的时候，越往上走，社会的其他因素就越强烈，越复杂，包括情感的表达都已经超越了事物本身。你比如这东瓯钱拿出来就跟跟其他拿着出现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同样一个剧本摆在张艺手里与摆在某个县城导演手里它能一样吗？投资情况能一样吗？什么情况都不一样！而且这剧本摆在县导手里它可能就“死”了。张艺手里即使是个破本子都有可能卖出天价！那没办法，社会就是这样。

链接：

汝窑：北宋后期官窑，窑址长期不明。其特征为淡天青色釉，开细纹片，大多数产品为满釉烧瓷，但也有无纹片或垫烧的器物。烧造年代极短，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二十年间。北宋末、南宋初，汝窑器已属珍品。目前传世品极少，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国外基金会。所见以盘、碟、碗、洗为多。汝窑器一般均为小件器。

行家胜过专家

梅辰：您觉得行家与专家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您与博物馆的研究员们有什么不一样？

马未都：我觉得我跟他们比我有很多长处。第一，我没有任何约束。我从开始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约束，我对所有的文物都感兴趣，而不是只对一个门类感兴趣，所以今天你拿来任何一样东西，我都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儿。而专家，他们是有专业的，并且过去专业还分得非常细，细到了互相都有戒心的地步。我那时候去博物馆找人，其中这个部门的人领着我去找另外一个部门的人时，到了门口他都不进去，比如，陶瓷组的人带你去书画组，到了书画组门口他让你自己去找。他们之间少有往来，谁也不了解谁，陶瓷不了解玉器；玉器不了解书画……我还互相看不上。有些“大家”除了本专业的知识外，其他门类的东西知之甚少，咱就不说这是谁了，完全就是不懂！在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什么人懂

连载

梅辰：您认为搞艺术品鉴定的人应该是个通家？

马未都：是。

梅辰：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马未都：我看过一些权威专家作鉴定，有时候他们确实是判断错了。我觉得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的训练都是温室里的训练，都是从博物馆、研究所的库里调出来看看，没什么压力，不动钱，也不需要他们买……我们跟他们则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他就是奥运击剑的冠军，他这个冠军若真碰上一个手持一把破刀的流氓他那些本事就全用不上了。对不对？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是决生死啊！你让射击冠军跟土匪头子打一仗试试，他那枪还没掏出来呢天灵盖儿就被打了。土匪动作多快呀！您这冠军在射击冠军跟土匪头子打一仗试试，那半天准才能打出一个十环来，土匪从不懂这些，也不讲究什么姿势，但他一抬手，就能把你打死。

梅辰：关键是土匪他不按套路出牌。

马未都：是啊，土匪招儿多呀。现在不兴决斗，过去古代欧洲决斗那会儿，两人住那儿一站，裁判说“开始！”掏枪、上膛、瞄准、开枪、击毙都是一瞬间完成的事儿。您这枪还没上膛呢就被打死了。



马未都：是啊，土匪招儿多呀。现在不兴决斗，过去古代欧洲决斗那会儿，两人住那儿一站，裁判说“开始！”掏枪、上膛、瞄准、开枪、击毙都是一瞬间完成的事儿。您这枪还没上膛呢就被打死了。